

四海友声

以笔铸魂 以艺通心

走近巴西画家波尔蒂纳里

(巴西)若昂·坎迪多·波尔蒂纳里

6月上旬,“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在中国北京开展。展出的50余幅作品,均出自我的父亲、20世纪巴西现代艺术标志性人物坎迪多·波尔蒂纳里之手。今年正值“中巴文化年”,借由展览,我希望将巴西的土地肌理、民族性格与精神内核展现给中国朋友,令艺术成为连接巴西与中国、连接不同文化和心灵的桥梁。

用画笔记录人类 尊严的永恒呐喊

在本次来华参展的作品中,有一幅父亲青年时代的画作《圆圈舞》。画面中,一群小朋友在小镇街道手拉手欢快地跳着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作品,它描绘了父亲的童年,画中的教堂也是父亲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当时,几位意大利艺术家旅居小镇,以装饰城镇教堂为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父亲在教堂的天花板上画了一颗星星。

1903年,父亲出生于画中小镇——圣保罗州的布罗多夫斯基。我的祖父母是意大利移民,家庭条件并不优渥,父亲在咖啡种植园的辛苦劳作与拮据的乡村生活中度过童年,这令他理解了劳动、尊严与贫困的含义。他亲眼看到巴西东北部的贫民因干旱与饥荒流离失所,那些悲惨场景在他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

人们经常发出疑问:为什么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作品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我常常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回答:“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父亲正是如此,无论描绘自然风光还是巴西人的生活,他都从最具体、最本土的经验出发,捕捉劳作中的苦与乐,以及劳动者如何生存、如何抗争的状态,从而一步步走向普遍的人类命题。他的作品既有展现他童年经历的“情感起源”,也有反映社会苦难与巴西历史的“社会悲剧”,亦有反映巴西信仰与习俗的“大众想象”。

在父亲的绘画生涯中,为联合国总部创作的《战争》与《和平》是最重要的作品。这是两幅高达14米的巨型壁画:在《战争》中,观众看到的是战争过后的满目疮痍:死去的孩子、哭泣的母亲,蓝紫色块勾勒出人类在暴力中的绝望无助。在《和平》中,蓝色变得明亮,黄色、橙色、红色让画面欣欣向荣,孩子们载歌载舞,不同种族的人们共同劳动、收获、庆祝,画面洋溢着团结、尊严与幸福的氛围。

这两幅作品的诞生并不顺利。它们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被冷战危机和意识形态对立撕裂的时代。由于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被美国拒绝入境,无法在纽约创作。



有关方面提出条件,只要他公开否认自己的政治信仰,就可以获得签证。父亲拒绝了。他决定在巴西将壁画分为28块完成,再运往美国拼接。

更为严峻的是健康方面的挑战:父亲日常使用的油彩中含有大量铅,医生明确告知他必须停止创作,否则将危及生命。但在父亲心中,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要对全世界人民说的话。如今,这两幅作品悬挂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会厅入口的东墙和西墙上,人们进入会场时面对《战争》,离开时注目《和平》——铭记

战争的苦难,珍惜和平的珍贵。父亲仿佛对每个人说:请在二者之中作出选择。

父亲从未放下画笔,直至1962年因铅中毒去世。他无惧医生判定的死亡期限,用生命举起画笔记录人类尊严的永恒呐喊。他常说:“我的武器是绘画。”这是由和平、正义、博爱和对生命的尊重锻造的武器。父亲一生留下约5000幅作品,戏剧性与诗意并存,苦难与温柔交织,构成他绘画艺术的独特张力。

让艺术跨越山海 收获理解与共鸣

将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艺术带到中国,实现了两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夙愿。上世纪40年代,父亲因政治原因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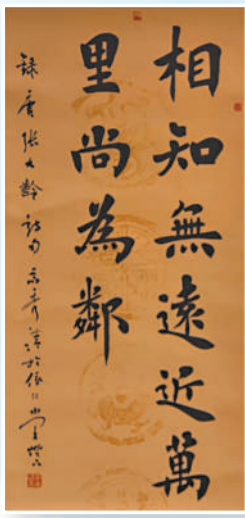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博物馆赠送给若昂·坎迪多·波尔蒂纳里的书法作品。

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创作的壁画《战争》。

坎迪多·波尔蒂纳里创作的壁画《和平》。

以上图片均为若昂·坎迪多·波尔蒂纳里提供

下图:巴西里约热内卢一景。德米特里·卡尔万摄(影像中国)



旅居乌拉圭与阿根廷,结识了西班牙诗人拉法埃尔·阿尔维蒂和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他们都建议他将作品介绍到中国,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关注人类命运的艺术作品。后来,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也表达过类似想法。然而父亲于1962年不幸离世,这个美好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

在中国为父亲举办作品展,这个梦想在我心中埋藏了20多年。近年来,巴中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为我推动展览落地提供更多机会。我仍清晰记得那一刻:一位朋友发来一段视频,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冯英谈到我父亲时,说他是自己最喜爱的巴西画家。那一刻,我既惊讶又感动——在如此遥远且艺术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竟有人这么熟悉并喜爱父亲的作品。这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父亲的艺术确实跨越了语言、文化与地理的界限,抵达人类共同的情感深处。我希望将父亲的画作全集赠送给冯英女士,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够实现这个心愿。

我相信中国观众能够理解父亲的作品。这种信心并非建立于抽象的文化比较,而是来自深层的情感共振。父亲毕生反对战争,他相信和平与尊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中国艺术同样珍爱与和平、崇尚共生。父亲的画作里,广袤的土地、辛劳的农民、丰收的喜悦反复出现,天然呼应着中国的农耕文明。“母亲与孩子”也是父亲最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流淌着温暖坚韧的亲情,珍视家庭同样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父亲用一生描绘巴西的面孔,他真诚地描绘人民、关切人民,这样的创作立场令他的作品跨越山海,获得理解与共鸣。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来自中国博物馆的礼物:一幅写有中国诗句“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的书法作品。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地理上,巴西与中国相隔万里,但情感的深度共鸣与共通的价值观念却令我们天涯若比邻。我真诚地期望,当观众欣赏我父亲的画作时,看到的不仅是我想对中国兄弟姐妹展示的巴西,更能感受到蕴含在画作中的、在当下依旧珍贵的价值标准——“人”的生命与价值始终超越一切战争与冲突。愿父亲至真至诚的绘画艺术跨越地理、文化乃至政治隔阂,将人们的心灵重新凝聚在一起。

(本报记者时元皓采访整理)

访赛珍珠故居

李志伟

旅人心语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郊野深处,有一处名为“青山农场”的静谧之地。从中国返回后,美国作家赛珍珠在这里度过余生,并长眠于此。1934年,她买下这片农场,站在房前远眺,铺展开来的青草地,远处的层叠林影,总让她感觉又回到了生活了40余年的中国。

我决定探访赛珍珠故居。从华盛顿特区驱车北上,沿95号州际公路穿行,至费城南郊折向西北,踏入宾州内陆腹地。沥青公路如一条深灰色丝带,在葱郁林间蜿蜒向远方。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只有美国乡村的安然韵律。行至都柏林镇附近,一块蓝底白字的指示牌格外醒目——“赛珍珠故居”,拐进岔路,就到了此行目的地(见下图,李志伟摄)。经过一条林间柏油路,进入农场,豁然开朗。大片草地依偎于密林怀抱,园艺工人忙着修整花草,见我到来,热情地打招呼致意。走进游客中心,里面装潢复古。屋内整齐陈列着赛珍珠获得的各项荣誉,其中最为耀眼的是那枚闪着金色光芒的诺贝尔文学奖章。

赛珍珠故居每日提供两至三场讲解服务,游客需跟随导游方能入内参观。当天,游客不多,与我一起的还有几名美国老年人。穿过一片蓝草草地,一座古老房屋映入眼帘。它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墙体由天然石块堆砌打造。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购入农场后,多次翻新扩建,最初的老房子变成了一栋两层半的精美住宅。石块砌成棕褐色屋墙,米色刷出门窗轮廓,墨绿色窗扇相映成趣。赛珍珠曾说:“世人常因冀望遥远难及的幸福,忽略了眼前的小乐趣。”在她的故居前,一条小溪潺潺流淌,水流声伴着鸟鸣在空旷的林间回荡,一块巨石像小桥般横卧小溪之上。坐在门前长椅上,满目清幽景致,心旷神怡。这大概就是赛珍珠在美国故乡营造的东方意境。

赛珍珠一生拥有两个故乡: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而青山农场,正是这两个故乡相遇相融的地方。在她的故居里,这种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场景不胜枚举。宽阔的起居室里,壁炉中间挂着一幅油画,两侧是东方漆画;墙上挂着一幅风景油画,下方的桌子就摆着一个



霍沃斯的风声

杨晓杰

域外见闻

童年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提起过勃朗特三姐妹和她们的作品。我一直好奇,想去看看孕育出《简·爱》和《呼啸山庄》的小镇——霍沃斯。霍沃斯位于英格兰西约克郡荒原边缘。多年前前的一个夏日,抵达基利火车站后,我乘坐老式公交,晃悠悠来到小镇。

霍沃斯的建筑像顺着山坡长出来,一阶一阶径直向上。路面铺着鹅卵石,保留19世纪风格,鹅卵石被游客踩得滑亮。沿石阶向上,勃朗特牧师的故居在高处。这是一栋两层石屋,外表朴素。门前几株老树,枝干虬曲。进入客厅,人眼是一张长方桌。导游说,这里是三姐妹当年围坐写作、念读手稿的地方。

走进陈列室,摆放着勃朗特家族遗物。夏洛蒂的婚衣挂在玻璃柜,艾米莉常坐的矮凳搁在窗边,还有弟弟勃兰威尔的画具和睡衣。这些物件谈不上华美,却有沉甸甸的质感。我站在窗前,一眼看见教堂尖顶,以及更远处荒原的边沿。170多年前,她们大概也曾站在这里远眺,只是那时所见,应比现在更苍凉,更空旷。

从故居出来,沿石阶往下几步,到了教堂,勃朗特牧师曾在这里布道。教堂旁的墓地里,石碑密密立着,碑文已被风雨模糊,夏洛蒂和艾米莉就长眠于教堂地下的家族墓穴。她们一生都在石屋与教堂间往返,死后也不曾离开这片方寸

小屏。这些陈列或许印证了她的话:“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我独自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我汲取永不干涸的灵感之泉。”

起居室旁,是一间宽阔的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古老书桌。这张书桌是赛珍珠于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带回的,桌面摆放着一台打字机与一本小说《大地》。赛珍珠就是用这台打字机写出了《大地》等作品。1966年,赛珍珠哀叹自己丢失了《大地》的原始打字稿。直到2007年,美国警方找回一份《大地》打字稿,经过与这台打字机对比,终于确认为原始稿件。

凭借《大地》,赛珍珠荣获1932年普利策文学奖,这部描写了当时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荣获两项奥斯卡奖。赛珍珠是第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诺贝尔基金会的理由是“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般描写以及她的传记杰作”。《大地》是20世纪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它扭转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一些学者认为,《大地》激发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一定程度上促使二战时期美国帮助中国对日作战。

故居厅厅的墙上挂着孔子画像,旁边是书法作品《礼运大同篇》。赛珍珠出生3个多月,便被父母带到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活40多年。她的一生受多种文化影响,她常去寺庙,通晓儒家思想,也信仰基督教。她始终心系中国。抗战期间,赛珍珠尽己所能,于1940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紧急救援委员会”,并担任该组织负责人,为中国提供用于购买药品、食物和衣物的资金。赛珍珠还努力在美国推动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

故居入口小径一侧,是赛珍珠的墓园。远处竹林郁郁葱葱,繁花静静绽放。墓碑仅刻小篆“赛珍珠”,字迹取自她专属的椭圆形印章。故居志愿者珍妮特·凯利说,赛珍珠坦言自己深爱中国和美国,“为何不能同时认同两方呢?她的人生经历让她拥有了别人少有的世界观,这格外难得”。

正如赛珍珠将《水浒传》英文版名称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她认为“天下一家,人人都为兄弟,应当互爱互助”。“赛珍珠始终坚定期盼中美两国能保持密切的交流往来。”凯利说,赛珍珠的故事给今天的美中两国人民带来启发,“我们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双方思想理念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携手合作”。

让科学与合作照亮未来

任冬梅

阅见世界

础物理、航天工程、生命科学理论拨开迷雾,破解死局。这种对科学本身的信任,可谓黄金时代科幻作家的坚定信念,因为他们相信人类的智慧可以征服未知,相信科学能够带领文明走得更远。这份乐观,在当下尤为珍贵。

小说最打动人心之处,是一份跨越星际的友谊。格雷苏斯与外星智慧生命洛基各自背负着拯救自己恒星和族群的使命,他们在宇宙中相遇,没有冲突与征服,没有猜忌与掠夺,只有因共同危机而生的合作与信任。二人语言不通、形态迥异、生存环境天差地别,却能以数学与物理为通用语言,视生存与守护为共同目标,慷慨分享技术、分担压力,在空旷宇宙中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最终,格雷苏斯甚至为了营救外星朋友洛基,放弃自己返回地球的机会,在波江座行星度过余生。

这让我想起电影《流浪地球2》里展示的那块1.5万年前愈合的人类大腿骨。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就是这根愈合的大腿骨。它意味着,失去运动能力的伤者曾被同伴接纳、庇护数月直至痊愈。人类第一次生出对同伴的善意与友爱,成为文明的开端。而《挽救计划》里,由个体友谊指向的两个智慧族群间的守望相助,再度尽显文明的浪漫内涵。

有趣的是,安迪·威尔的“光明森



林”式宇宙观,与近年来广为人知的“黑暗森林”假说形成鲜明对比。威尔的个人成长背景决定了他的核心理念是“在实践中学习、用工具解决问题、自主决策”。在这种信念指引下,星际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的猎场,而是以科学为共同语言的合作场域。格雷苏斯与洛基从笨拙试探到并肩破解宇宙消亡难题,不诉诸武力对抗,而以科学和真诚守护两个文明。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理念,打破了西方科幻中常见的文明冲突叙事,也超越了简单的人类中心主义。如果说“黑暗森林”折射的是对弱肉强食的警惕与焦虑,那么《挽救计划》则描绘的是人类对合作与互信的美好憧憬。二者立足不同的时代语境与现实思考,以截然不同的维度,构筑出两种风格迥异却都构思

精妙、逻辑自洽的宇宙文明图景,共同为人类探索宇宙、审视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想象。

书中,安迪·威尔对中国的书写,始终真诚而友善。《挽救计划》里,国际联合指挥中心与实验基地设在中国航母“甘肃舰”上,中国宇航员姚立志担任船长,与俄罗斯工程师伊柳希娜、美国科学家格雷苏斯一起并肩奔赴太空。早在威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火星救援》中,他便设定中国国家航天局以推迟己方绝密任务为代价,协助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拯救被困于火星的宇航员。作为一个“技术宅”,威尔眼中的中国理性务实、有大国担当,中国航天的脚踏实地与创新突破,已然成为全人类逐梦太空不可或缺的力量。

威尔的小说既融入天体物理、星际航行等硬核知识,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面对共同危机,种族与国别的隔阂尽数消解。这种跨文明的协作叙事,与中国倡导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当太阳变暗,威胁整个地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唯有各国携起手来,合作和平、合作共赢、包容,才能在浩瀚星际继续点燃人类文明火种。

宇宙无限,文明的前路也许遍布未知与危机。人类文明最动人的答案,从来不是独自强大、彼此对抗,而是愿意伸出手,与熟悉或陌生的同类相互托举,怀着对科技力量的信念、对跨文明合作的期盼,投身人类共同的新征程。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协科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雅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